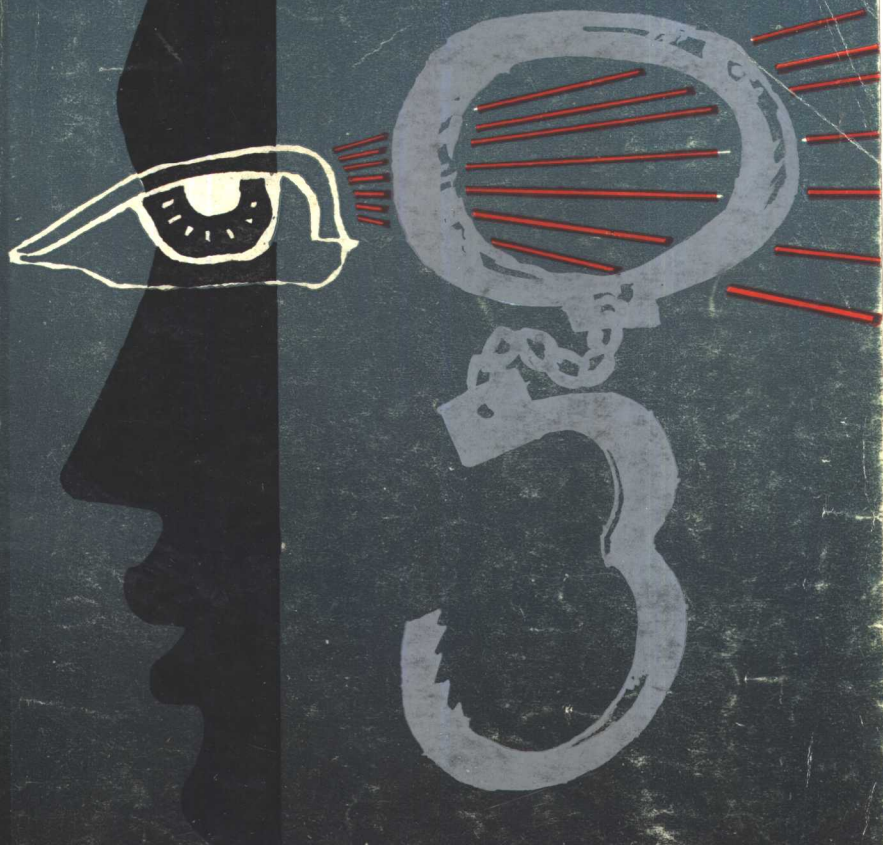


桂雨清



# 血雨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 血 雨

桂 雨 清

034988



女子学院 0049594

长江文艺出版社

# 血 雨

桂雨清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插页 230,000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086-8/I·79

统一书号: 10107·587 定价 2.20元

印数: 1-51,500

---

## 内容提要

一对情同手足的侦察员几乎同时遭到了不幸。英俊机智的侦破能手刚爱上的空中小姐被残杀在雨夜中。他的其貌不扬的战友饱受夫妻分居之苦，刚刚团聚，又因妻在夜间的异常表现而妒火中烧，爱妻怒而离去。他们都怀着复仇的信念要缉拿凶手。无奈案情迷离，涉嫌者不是被杀，就是被逼疯，侦破终陷僵局。侦破能手最终脱下警服。他的战友被调离侦破组。凶手呢？难道让其逍遥法外吗？

小说以探案为背景，塑造了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反一般侦破小说的框套，重笔在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提出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是一部颇有特色，艺术性较强的文学作品。

## 目 录

---

- 一 “黑猫”酒吧和“空姐” .....( 3 )
  - 二 雨中的女尸 .....(17)
  - 三 难驾驭的女刑警 .....(30)
  - 四 妻自鹿城来 .....(45)
  - 五 罪恶的淫窟 .....(57)
  - 六 孩子，没有梦 .....(70)
  - 七 潜伏着杀机的夜 .....(84)
  - 八 荡妇·死者身世 .....(98)
  - 九 天涯同感月明时 .....(112)
  - 十 刀·带血的戒箍 .....(126)
  - 十一 血·火·泪 .....(141)
  - 十二 囚犯疯了 .....(156)
  - 十三 灵魂的角斗 .....(171)
  - 十四 梦呓·车祸 .....(186)
-

---

十五	四十七个日夜 .....	(201)
十六	打开镣铐 .....	(215)
十七	战友与情敌 .....	(231)
十八	良宵苦短 .....	(246)
十九	夏天，带帆帆来 .....	(260)
二十	冰雪孤旅 .....	(275)
二十一	消散的迷雾 .....	(291)
二十二	最后一次打赢了 .....	(304)
二十三	天使与魔鬼 .....	(320)
二十四	血 雨 .....	(335)

---

魔鬼和天使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

——耶稣





## 一 “黑猫”酒吧和“空姐”

霓虹灯下的都市，开始了它喧闹、活泼，异常丰富的夜生活。夜，是属于人们自己的世界。

物质文明高速发展，供人们消遣的娱乐场所多了起来。“黄龙”娱乐中心的十五层大厦，造型十分奇特，象条盘旋欲腾的巨龙；数不清的装饰灯，如绚丽、斑斓的龙鳞。大厦俯瞰着槐林后的黛色的大海，那里又是情侣们的王国。

“黑猫”酒吧在大厦的第十二层，虽然在整个娱乐场所如同一颗莲子，但新潮青年还是喜欢到这里来。酒吧的整个建筑体是只隆起的黑猫，两盏硕大的绿玻璃灯，亲昵地眨着眼。酒吧前那块绿茵茵的人工草坪，硬塑躺椅，跳跃在海面上的星星和浮动着的月亮，都给人以诱惑感。吸着饮料，承受着微带腥气的海风的爱拂，把赤脚轻踏在凉丝丝的草坪上，日间劳作的疲惫消失了，血液在愉快地流动，新的细胞产生了明天的力量。

酒吧里有音乐茶座、激光舞会、评周末歌星活动等。尽管这里最低消费是五元，但仍挤满了红男绿女。咖啡加牛仔褲，流行音乐、响榧，雄性雌化的脑袋，涂着眼影的媚眼和衔住高脚杯的红唇。高档的“黑猫”酒吧，难免鱼龙混杂，一些不太文明的现象屡有发生，虽然构不成破坏社会治安案件，但也使公安部门头疼。比如，一对欧化的情侣，彼此搂

着脑袋，旁若无人地接吻，那声音如饥鼠在嗑着米袋，而管理人员只能皱着眉，走过来拍拍他们的肩膀，礼貌地提醒这不是在灌木遮住头顶和脚跟的公园。

“接吻，渐渐从黑暗挪到光明中来了。”

海东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刑警童星宇这样叹息。

每逢童星宇把背对着那些耳鬓厮磨、粘在一起的情侣时，他的战友赵英男便用关节粗大的手，轻拍着桌面，绛色、棱角分明的唇边溢出嘲讽的浅笑，眯起狭长的眼睛，掩住近似狡黠的目光。他领结打得十分标准，三角菱形和他两腮的咬肌一样，充满力量并显示出男性的魅力。健美的牙齿咬着香烟（他从不用唇衔），指缝夹着的永远是半杯酒，闭目凝思，好象总有一道解不开的试题。童星宇了解他如同了解自己，知道即使他闭上那猫睛石般闪亮的眼睛，四周的景象也会被收入瞳孔，优秀的侦察员的视网膜能随时扩张和收拢，况且，赵英男总是用心去观察和感触事物的。望着他那宽阔的肩，被饱满的胸肌撑起的衬衫，童星宇就有一种敬慕和自惭形秽的感觉，认为自己永远是他的助手。

他们是老搭档，破了不少大案、疑案，友情更是地久天长。他俩都是对方的影子。

娱乐场所本属治安科管理，只要不接到刑事报案，刑警们不会到这里来管闲事。他俩坐到这里并非在执行什么侦察任务，而是觉得头脑里有点空荡，赵英男硬拽着童星宇来“黑猫”找点刺激。两个都是三十四岁的“擦边”年轻人。

童星宇已结过婚了，但仍和光棍汉一样，爱人在内蒙，孩子四岁，进入了会骂街的年龄。夫妻分居两地的生活，弄得他神经很衰弱，不敢去大面积地接触色彩和情绪强烈的画

面。喜欢宁静、毫无喧嚣的环境，不带任何气味的空气。他爱深沉、浑然一色的大海，而不喜欢眩目的花丛。爱哪种颜色便是哪种性格的表现，他偏爱柠檬绿。这恰好是公安警装的颜色。

“我头疼。”童星宇扬起尖瘦的下巴，喝光杯里的咖啡，站起身。迪斯科的乐曲震痛了他的耳膜。一个扭动着“苹果”的姑娘几乎碰翻了他的椅子。

“稍等一下。”赵英男轻声说。他神情严峻，象在听着什么。在业务训练时，童星宇不得不佩服他的听力，赵英男能站在五米外，准确无误地辨别出落地的三种硬币。

“苹果”臀部很轻佻地扭动、弹跳着，舞技压众。她旋过身来，瀑布般的头发遮住半张白皙的脸，毫不做假的乳峰在几何图型的衬衫里颤颤，急剧的音乐节奏不得不使她微启猩红的小嘴。迷人的曲线如波动着的海水；星星般闪亮的眸子；金指环、插在滚圆的腰际上的纤手，很细的翠色手镯随着小臂滑动……童星宇不愿再看，他不敢看，自嘲心上是条“老人河”。

灯光变换成冷色，优扬的圆舞曲演奏起来。姑娘接过一位青年递过的饮料，向那张讨好的面孔，说声“谢谢”。青年彬彬有礼地躬身，想请她再下舞场。

一个留着山羊胡的青年，横偏着膀子挤到他俩中间，嘴里喷着难闻的酒和烟草混合的气味。姑娘望着他鬣狗般的眼睛，多少有些惧意。

童星宇知道这野蛮的青年，正是坐在赵英男背后密谋什么的三人之一。“山羊胡”抱在姑娘腰际的手显得很大，一枚笨拙的金戒箍在闪耀，熊霸般肩头上的那只小手在微微抖颤。

赵英男依然半眯起眼睛，但童星宇却知道，他的瞳孔已经牢牢地映上了山羊胡，不动声色是在调整思维。“山羊胡”怕有苦吃了。

姑娘的舞步乱了。俩人一拳之距开始缩短，山羊胡那刺猬般的头渐渐贴上去，眼里流溢着诡秘和贪婪。姑娘想摆脱他的手臂，但被箍得很紧。赵英男的眼睛亮了，手里摆弄着酒杯，嘴边隐着一丝冷笑。童星宇很熟悉这使犯罪歹徒颤栗的冷笑。每值追捕逃犯时，这笑就意味着一位出色的猎手，面对凶兽却抛掉枪枝，进行一场稳操胜券的搏斗。这种笑，并非来自职业而是性格，在案犯眼中是残忍和可怖的。

姑娘终于被“山羊胡”托起下巴，吮粥似地亲了口，那撮使人厌恶的小胡子，简直要戳进姑娘的鼻孔。

赵英男的眼睛闪出光斑，微笑地按住了恼怒的童星宇。他微攥的双拳轻颤，神经似乎处于极度兴奋状态。童星宇感到奇怪，这位理性超人的侦察员是从未有过这样激动的。

“山羊胡”猥亵并得意地笑了，弯起臂肘轻触姑娘的胸脯，嘴里说着什么。姑娘的神情虽畏惧但不羞怯，使她憎恨的是受到污辱而不是温柔的调情。“山羊胡”几乎把她拥在怀内向帷幕旁走去，并弯起手指，用金戒指轻轻划着姑娘秀气的鼻子。他的两个伙伴吹了声口哨。

把一支烟咬在牙间的赵英男，慢步走上去，手扳住“山羊胡”的肩膀，打了个不重却十分响亮的耳光。

混战。“山羊胡”和他的同伴被打得东倒西歪，但一件桌椅器皿也没碰翻。宽敞的舞厅是上好的搏击场。童星宇看得很舒服，他最钦佩赵英男的擒拿搏击术，在警校时，他是绝对的冠军。他不想插手，从赵英男轻松而快慰的神态看出，

今天，他不想暴露真实身份，要以常人的面目来教训这几个不循规蹈矩的家伙。

“滚！”赵英男猛吸了两口烟，把烟蒂戳灭在邻近桌上的烟缸里。

“谢谢你。”姑娘用眼瞟着面呈笑意的赵英男，毫不犹豫地递过一条叠得四四方方的粉手帕。她看到那高耸、挺直的鼻梁上沁着细汗。

“跟我来。”他没有去接手帕，口吻不容回拒，挤出围观的人群向室外走去。迅速离开舞厅，为的是让瞠目结舌的乐手继续吹打起来。

善后工作自然留给了童星宇，好在酒吧的治保人员都认识赵英男，知道那位具有“侠风”的刑警，时常身穿便衣，用拳脚来惩罚不法分子，他经常说：“这些家伙，带回局里，顶多行政拘留几天。”这种作法，局里褒贬不一。

“星宇，别猫在那里，我可不是在谈恋爱。”他笑着，整齐的牙齿在月下闪着青光。童星宇很尴尬，走留都不是，他认为没有必要和所谓的受害者交谈。

“请问，怎么称呼？”赵英男问。

“我的名片。”姑娘从裤兜掏出一张芳香型绢面名片，上面印着“武莉莉”。

“空姐？国际航班。”赵英男眯着狡黠的眼睛，知道名片一定是这位好虚荣的姑娘自费印的，这说明正在物色理想的人选，如果她不是个放荡型的女性。

“我可没有名片送你。”

“让我猜猜你的身份。”武莉莉双手按在胸前，闭上眼睛，浓密的眼睛，扬着一张稚气未消的脸，须臾，闪着晶莹的眸

子，拍着手说，“你是侦察员。你打的拳真帅！”

“海东分局刑警队赵英男。”他又点燃一支香烟，神情庄重起来，“我揍那群家伙是因为你过于炫耀自己了。你很美，美更要自重和懂得如何保护自己。舞场是个复杂的地方。以后不要单独到这里来，省得我再为你做保镖。”

“教训我吗？”武莉莉撅起嘴，很任性地偏过身子，她忘掉了十几分钟前，彼此还是陌人。她又轻声说：“我要是让你做我的保镖呢？”一双睁圆的眼睛，大胆地凝望着赵英男。

此刻，童星宇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物件。他觉察到，这位漂亮的莉莉空姐在表示爱情。他对到处无意识地留情，而过后便忘的赵英男不满，他在年轻的女性前设置了强大的磁场，年轻英俊的侦察员，在幻想型的姑娘心目中，正如披坚执锐、风流倜傥的骑手，持矛系红披风的斗牛士，刚柔并济的多情王子。“奶油小生”、“香酥公鸡”走红的时代衰落了，每个姑娘都愿将香腮贴在肌肉发达、心脏有力搏动的宽阔胸膛上；闭目承受着粗重、热灼的呼息，轻吸着男子汉的汗腺和烟草气味；幸福地体会强有力的手掌的爱抚；然后，象托小鸟似地把她们抱起来，扔到席梦思床上——缓缓流淌和巨浪澎湃的爱河。女性所有向往的东西，赵英男都具备了，但他性情怪僻，多少姑娘也叩不开他紧闭的心扉。神圣的职业和花前月下的爱情并不相悖。童星宇真想他的战友自此启动爱的马达。他在暗笑，真不知道这位将感情长久密封的侦察员，一旦跌入情网，该是一种什么状态。情感不外露的人，心室里必有一个秘密的“火山”口，一旦热恋起来，赵英男会兴奋地拔自己的头发。武莉莉的热情和逸群的容貌，会摧毁他自谓固若金汤的理智。

“再见。但愿你今天不做恶梦。”赵英男伸出手。

“送送我。”武莉莉低声说，目光在赵英男的脸上融化了。

“卖关子，好狡猾的家伙。”童星宇暗骂着装腔作势的赵英男。他想离开这里，不然，武莉莉就会讨厌自己。他要回到自己清冷的居室，先看一分钟妻子的照片，然后去练蹙脚的书法。

“他是谁？”武莉莉用眼瞟着倚在三米外楼栏的童星宇。

“我形影不离的战友。”

“你会驾驶摩托么？”

“如果它不是飞机。”

“带着我。我的家不远，在风竹街。”

“你坐在后面，一定会借机抱着我的腰，对吗？”他歪着梳着波浪发型的头，很调皮。

“你真坏。”她低头窃笑了，抿着闪着亮光的嘴唇，温柔的月光洒在她的脸庞上，美有时借助于光和环境。

“这家伙真是猎艳专家。”童星宇暗笑，同时也感到这位姑娘委实可爱。侦察员都是半个心理学家，他认为武莉莉流露的是片真情。择选民警做伴侣是有种安全感的。他俩如骑着摩托车兜风，真是让人嫉妒死了的璧联珠合。

他也驾驶着摩托尾随后面，始终和他们保持着适度的间距。他埋怨赵英男强迫自己跟着，也知道武莉莉恨不得他的车立刻出故障，掉转方向推回分局。

这个城市是以洋槐做市树的。仲夏的槐林，开满白色的花串，在长臂灯桔黄的光环里，弥漫着爽心的甜馨。十里长衢，一路月光，是柔风和花香的走廊。

风竹街并非是具有民族风格的住宅区，而是一幢幢俄

罗斯式的两层小楼，镂花的铁门，两侧瑟瑟轻响的法国梧桐。旧时，这里是俄国租界，住着发迹的白俄、神父和俄商、政界要员。武莉莉住在这个地方，显然不是出身一般家庭。

童星宇把车停在街口，倚着一棵法国梧桐吸烟。车没有熄火，这是不想听到武莉莉甜得发腻的语声。

“到家了。”武莉莉指着爬满丁香的小楼。楼上的百叶窗闪着粉色的灯光。院里的小水池中央有个正在修复的喷泉。赵英男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站在水池中的裸女雕像。

“今夜我肯定睡不着。明天有航班呢。”武莉莉靠在铁门上。

“噢。”赵英男似乎走出沉思，点燃一支香烟说，“但愿你的‘波音’别坠落大西洋里，那里有鲨群。快抱你的洋娃娃睡去吧。你的父亲在等着你呢。我要按电铃了。”

“别按。”武莉莉把光滑、温柔的小手按在赵英男的手背上，轻声问，“你愿我喂鲨鱼？”

“鲨鱼？”他唇边又溢出习惯的冷笑，但瞬间消逝，“碰上鲨鱼，你就喊我赵英男的名字，保证每条都会肚皮朝上。”

姑娘深情、满足地看着他，咬着嘴唇咯咯笑起来。沉默。此时的沉默是女性的等待和男子需求的阶段。

尽管摩托的引擎响着，但两人的交谈仍被童星宇收听无遗。他知道，这对男女可能正用眼睛进行情感交流。他恋过爱，知道眼睛在爱情上的功能。他偏过身去，想数数躺在地上的树叶，但又由不住向巷内望去，恰巧看到武莉莉正踮起脚尖，挽住赵英男的脖颈，飞快地在他面颊上吻了一下。用喜悦而微颤的声调说：“我真的爱上你了。”

赵英男一动不动地站着，象座无生命的石雕。他完全



可以顺着那无形的馨息去捕住玫瑰般的红唇，使两颗碰撞的心产生电火，使味蕾品尝芳醇的爱汁，但他没有。看到这副情景的童星宇感到面热，想起自己，当初象一枚尾踪导弹似地缠着妻子，当获得妻闭目启唇，人生最珍贵的时刻，他醉得如一连喝了十瓶烧酒，感到月亮被踩在脚下，想哭。此时，他感到赵英男才是个真正的男子汉，这样的人，悲剧永远不会去选择他做主角。相反，自己意志薄弱，被相思折磨得形销骨立。

夜很深了。赵英男虽然有单身宿舍，但还是留宿在童星宇家里。这是个很不错的小单元，但那股光棍汉气味却使人不堪忍受。由于什物凌乱和放置不当，造成强烈的心理压迫。墙上贴满主人书写的条幅，字迹拙劣，并非童星宇附庸风雅，而是已婚的受孤独的男子所选择的精神寄托。谁能想象得出，童星宇夜里捉住一只小甲虫，放在写字台上，让它任意地爬。他端详着虫子，直到天晓，直到小虫精疲力竭。虫子是糊涂的，人的头脑里也是一片空白。这些被人所难理解的情节，只有赵英男能够神会，嘲讽、同情、劝慰并也钦佩，因为眼球总是浑浊的“情痴”，在工作上却失误鲜见。只有一次，在追捕杀人凶犯时，被踹进水里，那是因为他体力不支。刑警队一度曾把这件事当做笑谈，但被赵英男骂个狗血喷头：“娘的，他是个结过婚的光棍，懂吗？照童星宇追捕的速度，你们跑三里路看看！”

赵英男在刑警队是显赫人物，同时，也是童星宇的“保镖”。俩人喝着一杯酒。

童星宇结婚六年了，赵英男馈赠的三屉桌上摆着他们的结婚照。肖卓霞长得很漂亮，笑弯着的蒙古眼，带着娇媚和任